

落实土地承包那年我正在村里读小学，农田一夜到户，村集体就名存实亡。学校代课的老师跟社员一样挣工分，没有收入，谁还当孩子王。于是，拍拍身上的粉笔末子，提笔杆的人又回家拉锄杆去了。

学校近百名学生成了“没娘的孩子”，不知谁哭了一声，惹来哭声一片。瞬间，教室变成了灵堂。家长拉着流泪的孩子找村支书，村支书把民众的呼声，火速反映到上级部门，要求赶快派人下乡支教。

谁都知道农村生活条件苦，办学质量差，教室多处是危房，冬不挡寒，夏不遮雨。吃水用肩挑，洗澡都免谈，何况是全县最偏僻的地方，不通车、不通电，连围墙都没有，挨着教室就是坟头，荒草野蒿比人高，晚上黑咕隆咚的，夜猫子叫一声，胆小的当真能吓死。先后来了几名老师，一节课没上就回家养病去了。学校没有老师学生就散了，空荡荡的教室麻雀乱飞，成了鸟巢。

这年春天，外面来了一位中年男人。他蹬着一辆三轮车，拉着铺盖卷、锅碗瓢盆，做饭的炉具和一些生活用品，进了学校就是一通打扫，然后卸车往屋子里搬东西。村里人听说这个老师是来扎根的，都不大相信，腿脚快的就去叫了村长。村长见此人四十多岁，中等身材，又黑又瘦，

浑身泥土，跟村里的庄稼汉没啥两样，心里暗想：昨派个土老帽。等这人摘下头上的毛巾，扯掉身上的破围裙，露出四个口袋的灰色制服，他扬起右手拢了一个油光水滑的大背头，把一副金丝眼镜架到鼻梁上，那挽起的手腕上豁然戴着一块金灿灿的手表，上衣口袋里插着两支钢笔，村长看到这里眼神就亮了。那年月，口袋里插钢笔的是学者，腕子戴手表的是干部。何况是两支钢笔，这个人有大学问呢。村长看到这里就放心了，他刚接到通知，没想到这人来得这样快，准备好了张笑脸跟来人握手，说是盼星星，盼月亮，终于盼来了他。

来人笑了笑，说：“校长老师都是我一个人，随便称呼好了。”

村长见屋里的生活用品都摆放好了，问了句：“这回不走了？”

老孟说：“来了就没打算走。”村长说：“有什么条件尽管提。”

老孟说：“赶快召集学生，我要上课。”

村长说：“一刻都不歇，就这么急？”

老孟说：“学生被耽误了这么久，能不急吗？”

村长说：“队里上工都敲钟，钟响人就到。”

老孟说：“今天，咱就试试这钟灵不灵。”

农村单干以后，村里的钟就没用了，这下

敲 钟 人

□ 李中文

正好派上用场。很快就有人把一口大钟吊到学校旁边的树叉上。老孟手执钟绳，像电影地道战里的村长，拉响了钟绳。咣！咣！咣！钟声响亮震耳，铿锵有力，余韵悠长，在村子上空回荡，响遍每个角落。学生听见学校钟鸣，知道有事情要发生，像小鸟一样从四面飞来。学校当天就复课了。上学敲钟自此沿用下来，每天准时响起。无论春夏秋冬，人们总能看见老孟手握钟绳，屹立在大树下。钟声像出征的战鼓，催阵的号角，让每个学生热血沸腾，心里充满朝气和阳光。

老孟一个人带五个班的学生。在别人看来，这就是天方夜谭。然而，他做到了，且做得很好，卓有成效。他教出的学生升学率高，多数人被重点学校录取，考评成绩在全县名列前茅。老孟本人也获得很多殊荣和社会赞誉。

老孟是怎样做到的呢？有人带着疑问来取经，其实，老孟的绝招是没有办法的办

法，他一个人不能同时给五个班上课，就让高年级的学生当老师，教刚入学的新生。这个倒逼出来的办法还真管用，教学相长，双方都有收获，他自己把时间精力投入到重点班培养上来。尽管这样，老孟每天的时间都排满了，有时把吃饭和休息的时间都占用了。

日子久了，大家对老孟有了更多了解。他原来在城里一所重点学校任教，后来被打成右派，全家下放到农村务农。黄天厚土赋予了他农民的质朴和憨厚，手上的厚茧磨尽了知识分子的儒雅和斯文。平反以后，他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。别人眼里的苦和累，他习以为常，四季的风霜雨雪让他变得淡定而从容。他热爱农村，喜欢村里的孩子，村里长大的孩子肯吃苦，不娇气。他立志把后半生的精力投入到农村义务教育当中去。老孟的一日三餐很简单，干粮是老婆做好的，用火煮一煮，水开了下米或面条，嚼点咸菜就解决了。备好的干粮吃一个礼拜，再回去拿新的，顺便带着换洗的衣服。

有一年夏天，他讲完最后一课，出了教室往外走，看见住房门口站着几个人。正午很热，尽管在阴影里仍然汗流不止，衣服贴在身上都湿了，显然等了很久。“爷爷！”一个稚童的声音响起来，老孟这才认

出是自己的家里人。老婆告诉他，儿女们要给他过生日，知道他不能回家，就来学校了。尽管口渴，但谁都不肯打扰他讲课。老孟听完心里涌上一股暖流，同时感到深深的愧疚，他对家人的关心太少了，而他们却处处想着他。

那一天，老孟非常高兴，破例喝了一杯酒，下午讲课时，面颊上还带着幸福的红晕。

老孟的家庭是幸福美满的。不料，一场突然降临的灾难让他家破人亡。儿子在车祸中丧生，儿媳妇带着孙子另嫁他人，病弱的老伴经不住打击，不久也离开了人世，老孟成了最孤单的人。悲哀的日子，留给他无尽的伤痛，有人担心，老孟从此一蹶不振。

开学第一天，老孟拉响了钟声，他似乎是向灾难宣战，他是吓不倒、压不垮的。人们熟悉他，熟悉他的钟声，那声音里夹杂着太多的哀伤，连天空都淅淅沥沥地下起小雨。

老孟在村里教书育人三十年，同龄人都退休了，他仍然坚守在岗位上。只到有一天倒下了，再没站起来。

老孟为乡村教育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，他是我们村的功臣。老孟像一只蜡烛，燃烧自己，照亮别人。

之后，那座小学搬了新址，只留下那口断绳的钟，偶尔在风雨中响几下，人们会说，“是老孟又回来了。”

远 方

□ 同亚莉

远方有山
山如父亲宽宽的肩膀
挑着生活的重担

远方有水
水如母亲悠长的情缘
牵着远方的游子

远方有林
林如朋友真诚的帮助
撑起片片的绿荫

我能听见
亲友们呼唤我的声音
我宁愿
累成一弯新月
在夜晚的天空上缓缓穿行
到远方
相聚话思念

我情愿
化成一条小河
在思念的河床里潺潺奔流
到远方
融入情谊中

家乡的深秋，是属于苹果的。

车子开在渭北高原上，秋天明朗的阳光下，天空的蓝后退到遥远的尽头，那里是起伏不定的莽莽山岭，底色单纯明净。路就像黑色的飘带，拉扯着车子向前飞去。车窗外不停闪过的是没边没沿的苹果林。秋天的苹果树，叶子稀疏，一颗颗苹果红艳艳地挂满枝头，像是挂满秋天的笑容。树行之间，是收摘苹果的农人身影。有的树下，已经铺上彩条布，上边堆满采摘下来的苹果。空气中，似乎可以闻到苹果的清香。不时，路上呼啸而过的，也可能是一辆辆满载苹果的重型卡车。

走在家乡的集市上，苹果一筐筐鲜亮堆放着。农人家的庭院里，都是一箱箱包装好的苹果。无论你走进哪户农家，主人都会端上一盘苹果让你品尝，等你走的时候，他们便会拿来一袋用保鲜袋包装好的苹果，非得让你带上。所以，秋天在渭北的任何村庄，都能品尝到苹果甘甜的味道。

童年，苹果还是稀罕的水果，偶尔谁家院子里有一棵苹果树，那肯定是因为他们家里有人在外工作，从外面带回来一棵苹果树苗，宝贝一样栽植在自家庭院里，从春天，那一树白花就吸引着村里的孩子。等花落了，露出指甲大的小苹果，孩子们已经咽着口水，舌尖上的味蕾展开翩翩联想，大人们当然看穿了孩子的心思。除了密密实实

扎好庭院的枣刺篱笆，眼睛更是紧紧盯住每个路过的孩子的身影。

那时候，吃苹果成了孩子的梦想。夏季，村道上有卖果子的人吆喝着走过，果子是一种跟苹果形状相似的水果，它的树苗，是用来嫁接苹果的，果子个头比杏子还小，虽然滋味跟苹果相似，但总没有苹果那样丰满的汁液和香甜的味道。它们价格便宜，一斤麦子就可以换二斤，就这样父母



□ 连忠照

们还是舍不得买一点。于是，孩子们只能跟在担子后边，走了一程又一程，卖果子的人停在一棵树下歇息，孩子们也蹲守在旁边不肯离去。卖果子的人就逗他们：“快回家去，叫你大给你买果子吃……”（注：“大”是陕西方言父亲的意思）有一两个孩子真的回去跟父母闹去了，更多的孩子蹲着不动，他们知道即使回去叫父母，也未必会买的。那时温饱远比满足肚皮之欲重要，要从村民粮囤里舀出一斤麦子，那

真如要他们的命。

有时候，孩子们经不住馋虫的引逗，就怂恿家里有苹果树的孩子，趁着家里没人，偷一两个苹果，几个孩子你一口，我一口，躲在角落里分享，虽然那苹果还未到成熟期，味道有点酸，但在孩子看来，那真是最好的吃食。为了享受这种好吃的东西，被大人打一顿屁股也是值得的。

八十年代初，家乡开始大规模引进苹果栽培技术，整车的苹果树苗被运送到村子里，人们对栽种苹果充满热情。村队里出现了包田到户后人山人海的栽树场面。人们不辞辛苦，挖下一个深深的树坑，从山上割下一捆捆青草填埋到坑中，再施上农家肥，然后把苹果树苗栽进去。等树苗成活后，人们也是细心呵护，几乎家家户户都在果园里盖起了看护房屋。

经过几十年发展，苹果终于成了家乡最大的产业。虽然年轻人都去了城市，但是留下来的老年人还是把这项产业干得有声有色。每年的秋天，旬邑就成了一个苹果的世界，果园的地上堆满新采摘下来的苹果，旁边围着一群群分拣苹果的妇女。然后这些苹果经过加工处理，有的送进冷库保存，有的很快就送到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市场销售。还有一些苹果，则进入果汁厂，变成一罐罐苹果汁。

苹果给家乡人不仅带来了甘甜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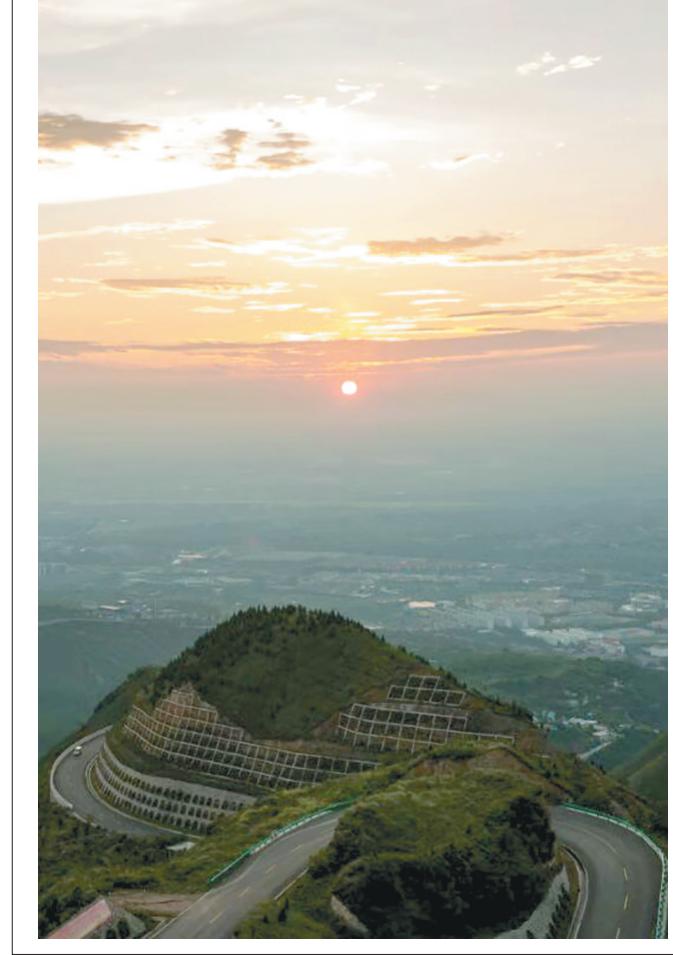
味道，更改善了乡村人的生活。

骊 山 晚 霞

王 西 文

点 亮 形 象

□ 杨 志 勇



我是听着凤凰的故事长大的。很小的时候，村子里的大人们就告诉我，凤凰是瑞鸟，呈五彩，样子非常漂亮，它停留或栖息的地方就是福地。从那时起，我就一直梦想着将来能有机会一睹凤凰的五彩风姿。上学识字后，从书本上才知道凤凰只是传说中的百鸟之王，凤为雄，凰为雌，人们想像中的凤凰齐飞是对吉祥和谐生活的美好憧憬。

我们村在泰山东北方向大约35公里处，是一个三面环山的小山村。最早定居于此地的人们起村名为“蒙山居”，是因为紧挨着村子东南角的那座山叫蒙山。那时候，蒙山脚下有一条由西向东流淌的小河，河虽只有二三米宽，但河水清澈见底、掬手可饮，河里鱼虾漫游、水草欢唱，河边鸟儿成群、树木成荫。传说有一天，一对凤凰飞来河边，气派威仪高贵，鸣声嘹亮空灵，在此徘徊多时方才向西北方向缓缓飞去。祖辈们喜出望外，他们知道凤凰是非梧桐不栖，非醴泉不饮，非宝地不止的祥瑞之鸟，因此将村子的名字改成了“让凤”，并在河上用三块长条青石修建了一座石桥，名曰“凤凰桥”。这座桥后来就逐渐成了村民走出村子、走向远方的必经之路。凤凰这对吉祥之鸟，不仅使村民们架起了路桥，也

架起了人与人、村与村之间的心桥。

蒙山之外，更远处还有几座山呈C字形环绕在村子外圈。正北方是两座兄弟山，两山相连，形状相似，个头也相当，所不同的是东边的那座山上郁葱葱地生长着柏树、核桃树和花椒树，西边的那座山上却草木稀少、山石毕露。虽然一座山秀发满头，一座山毫发难生，但它们没有互相嫌弃，而是永远手牵着手，像兄弟，像姊妹，更像是对夫妻。

凤 之 缘

□ 海忠

与兄弟山遥相辉映的是村子正南方的两座山。这两座山，似相敬如宾，又像老死不相往来，它们隔壑相望、截然不同。西边那座山是个碎石山，山上的石头碎得错落，又碎得凌乱，几乎没有一个大块头的。山上长满了槐树，每到槐花绽放的季节，整座山似一面白色的羊绒帽，微微南风吹来，站在村子边上就能闻到风铃般的槐花香味了。东边那座山名叫羊丘山，是村子周围最高的一座山。山上一大块一大块的青石

裸露着，向人们炫耀着它那结实的大块肌肉。不服输的松树柏树稀稀疏疏地躲开山石的肌肉，笔直地站立在山的脊背上。半山腰里有一个深不见底的山洞，相传是狐狸大仙的洞府，还伴随着几个神话故事在十里八乡流传着。

村里的祖祖辈辈朴实敦厚、勤劳善良，生活靠的是村子西边那片平整整阔的千亩良田。起先，田里一年两季庄稼，冬小麦与玉米交替种植，后来有的还种上了生姜与大

生中第一个走向远方的起点，轰隆隆的绿皮火车将我与梦想带到了祖国西北的军营，宁夏、陕西、山西、甘肃、河北，一待就是20多年。2014年12月，我又从河北廊坊调回了陕西西安，在长安区凤栖原上工作了两年多，从这里走出军营投身到了陕西的经济社会建设，异乡如今亦是故乡。

凤栖原，曾有鸿固原、杜陵原、少陵原之称。汉宣帝神爵四年，公元前58年，有11只凤凰翔集于此，遂呼其为凤栖原。这个同样有着美丽凤凰传说的地方，成了我人生整装再出发的第二个起点。

如今的凤栖原，已经是高楼林立、四通八达，只有站在灯具厂十字或者神舟路上才能感觉到它隆起地面的胸怀。它的西边有老字号的长安酒厂，东边有新兴的国家级民用航天基地，西南是文化气息浓厚的长安大学城，传统、科技、文化像凤凰一样翔集在这里。地铁2号线开通之后，更加密切了凤栖原与西安城内城外的联系，西部大道、航天大道，像两支坚挺的翅膀，凤栖原这片土地正迎着新时代的东风，带着梦想到向远方伸展。再过月余，小麦就完成了开花、灌浆到成熟的全过程，成熟的麦田变成了金黄色，颗粒饱满的麦穗谦虚地弯下了腰低下了头，恭候归仓，等待喜悦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家乡止风，成了我人

好长时间，我就像在文庙里穿行的香客，念着自己的经，走着自己的路，求着自己的佛。朦胧之中，我忽然想到作家莫伸，几经打听得知他的手机号，我鼓足勇气贸然与他通话，表明我的意图，电话那头传来莫老师温馨的话语，既陌生又亲切：“最近手头要写得很多（若按时间推算，也许他正忙着《一号文件》改编电视剧的事宜），我先看看，搞不好会拖得久一些。”我忙应承：“不急！”通完话，颇为内疚，多年前仅有一面之交，情急之下，信口开河，未免荒唐可笑。

那年，立秋后的陕西，“秋老虎”耀武扬威，气温攀升至40摄氏度，高温持续不降，久坐不动就会汗流浃背。晚间我打开电脑，发现我的邮箱里有一封新邮件，打开一看，作家莫伸先生发来一篇“青春总在回忆中——读张霍西《知青岁月》”文章，我惊讶又羡慕，暗自思忖：他就是我人生的坐标和学习的榜样。

一晃，过去20年。或许人知天命，或许年长怀旧。不知咋了，我像走火入魔似的理头扎进“知青岁月”，真心期待“青春留痕”，我欲写“我的知青岁月”。2016年6月，《青痕》书稿成型后，忽生一念，渴望一位有知青履历“你懂的人”能为书稿作序。

电话传声，电脑传书，如此文缘，珍惜一生……

和第一书记走访一家贫困户，见家里两个上小学的孩子头发长得像“长毛贼”，在人面前的状态蔫呼呼的，再看孩子奶奶的头发和穿戴都显得有些邋遢，也是无精打采。孩子的父亲在煤矿打工发生过一次重大工伤，虽然保住了性命，但身体大不如以前，用工伤赔偿款盖了砖混结构的新房子，一家人的日子却过得有些恓惶。听说孩子的妈妈多年前远走他乡，加之其他种种困难，一家人提不起精气神。

后来又走访发现，村里的贫困户或者一般户家庭中，老人、孩子多有长发或头发不整洁。一个人的头发是否干净、整洁，是否有模有样，是其个人和家庭形象的第一代表。如果从头到脚，打扮干净整洁，那么这个人一定是热爱生活，积极向上的。如果一个人、一个家庭或者一个村，男男女女、家家户户、大大小小都讲究个人形象、注重家庭文明，那么全村自然会形成一种良好的文明风貌。因而，看似一个人的头发问题，却让人意识到开启家庭精神文明和村容村貌建设的重要性。

想到了就立马落实，我们邀请安康技师学院形象设计与美发专业班的部分师生，在村里为留守老人、儿童和学生开展免费理发活动。在与前来理发的老人聊天中得知，他们平时到镇上去理一次发，来回车费要花20元，理发花费5元，这一趟最少要花费25元，且还要花费半天时间。因而，很多群众说在村里免费理发，不仅为他们节约了理发钱，更重要的是解决了那些晕车和行动不便的老人的理发问题。为了给村里一个五保老人理发，其从事理发职业的外甥女，每两个月要从百里之外专程驱车赶到村里一次。以往，因为不方便和频繁理发花费多，所以很多群众一般选择一个月或两个月，才去镇上理一次发。

作为帮扶干部，我与很多来理发的非贫困群众因为这次活动彼此有了更多了解，让他们得到了一些心理上的安慰，又让他们从细微之处，切实感到扶贫工作做的阳光灿烂，人人皆受益。

第一书记命名此活动叫“点亮形象”工程，以后让在家的群众每月按时理发，用一年时间，培养他们养成讲究卫生和注意个人形象的习惯。此次开展免费理发活动的深远意义，不仅在于为群众提供方便，更能够以此影响和带动全村的家庭精神文明和村容村貌建设。点亮形象，从“头”开始，其实就是为了点亮全村人的希望。

作为活动的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，切实感受到赢得群众的肯定与好评，并非要做顶天立地的大事。他们的感动与感谢，再次点燃了我的扶贫工作热情。（作者系本报记者）



我 与 作 家 莫 伸 的 文 缘

□ 张霍西